

社会文化开发研究所组织翻译

理查德·尼克松 著



1999

不战而胜

社会文化开发研究所组织翻译

(美)理查德·尼克松

1999: 不战而胜

谭朝洁 孔岩
邓勇 马学印 译
邓正来 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新編世界通史卷之九十五

1999

理查德·尼克松(美)

VICTORY WITHOUT WAR

不 战 而 胜

RICHARD
NIXON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TOKYO, 1988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 1988 年版译
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说明

《1999——不战而胜》是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根据他40多年来从事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该书中，尼克松精到地分析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形势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和美国应当采取的战略进行了高瞻远瞩的论证，特别是对美苏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的分析深刻而独到。这对我们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和21世纪的国际政治形势，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以启发我们对若干国际问题的认识。

但是，尼克松毕竟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写作本书的。书中对若干国际事件的看法，与我们的外交观点是相悖的；特别是他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制度的看法，与我们的观点是对立的。只是为了保持原作的完整性，我们在出版过程中没有对之加以删节。对此，请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予以批判地鉴别。

目 录

- 1 最血腥的与最辉煌的 (1)
- 2 超级大国..... (19)
- 3 怎样威慑莫斯科..... (71)
- 4 怎样与莫斯科竞争 (111)
- 5 怎样与莫斯科谈判 (183)
- 6 统而不一的巨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25)
- 7 谨小慎微的巨人
 ——日本 (257)
- 8 觉醒的巨人
 ——中国 (283)
- 9 第三世界战场 (313)
- 10 一个新美国 (359)
- 作者的话 (386)

1

最血腥的 与 最辉煌的

再过 12 年，我们将庆祝一个每一千年才来临一次的日子：一个新的纪年、一个新的世纪和一个新的千年的开始。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中，人类面临的抉择将不仅是我们能否使未来比过去更美好，而且还在于我们能否幸存下来领略这一未来，这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一千年以前，文明世界带着一种几乎是狂暴的不祥之感迎来了这一个千年。宗教领袖们在请教了圣经中的先知之后，预言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在公元 1000 年之际，他们担心上帝的力量将毁灭这个世界。而公元 2000 年之际的危险则是，人类的力量将毁灭这个世界——除非我们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阻止它。

到 1999 年，我们将把 20 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 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 130 场战争——比 1900 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总和还多。但与此同时，这 100 年中在技术上和物质上取得的进

展亦是亘古未见的。20世纪将被做为一个战争和奇迹的世纪载入史册。我们必须使21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

就死于战争的人数而言，20世纪在历史上堪称作孽之最，然就和平时期的进步而言，其又无愧于名列榜首。两次世界大战诚然席卷了各个大陆，但医学上却将肆虐之极的疾病在这个星球上铲除。一方面，20世纪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以往历史上全部战争牺牲者之总和；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上的进步避免了饥馑，比以往历史中饿毙的人数总和还多的生命得以幸存。

而在19世纪末期，有些人认为进步已经登峰造极，人类不得不节衣缩食，并必须学会在一个没有增长的世界中生活。这种对就前面人类，由于日增的史观个致持。能可等幸奇指前舞十奇忍目面。我美更去致出来未封否指用

● 1876年，一家波士顿报纸在评述电话的诞生时，在一篇社论中断言：“见多识广的人们知道，把声音通过电线来传播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做是可能的，这种事亦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且，举几个例子来说，皇帝无心拥戴而国非”

● 在1878年夏天，一位英国教授在一次世界科学博览会观看了电灯以后评论说：“当巴黎博览会结束后，电灯也会随之消失，而且没有人再会论及它”

● 在1897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宣称：“收音机的发明前途可哀”

● 在20世纪前夕，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
中，由斯·杜埃尔德促麦金莱总统取消他这个人
局，他争辩道，“一切可以被发明的东西都
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自从此君于1899年做出这大声明以来，仅仅在美国
就有400万项以上的专利获得通过。
关于时代限制的一切说法都是鼠目寸光。这个世界非
但没有陷入滞胀，反而在每一个领域都到了空前进步的边
缘。人类发明创造大爆炸堪谓20世纪的中心特点。在上
个世纪结束时尚匪夷所思的成千上万项发明对当今这个世
纪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人类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伤亡惨重，世界人口将
从1900年的12亿增加到1999年的大约62亿。仅仅在3
个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尚呈下降趋
势。20世纪的人口爆炸是下述两条战线上获得空前进展
的结果：医学和农业。
在卫生保健方面的进展比以往各个世纪的总和还多。
当年曾一度株杀各国1/10人口的肺结核和天花已经得到
了根除。在1900年，美国每1000个活着的新生婴儿在
孩童时期的死亡数为462。到1999年，据估计这个数字
将为14。仅仅在250年前，英格兰的安妮女王生了两个
孩子之后仍然没有王位继承人，因为他们全在10岁前夭
折了。
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将超过食物增长的可怕预言被证明并不成立。在本世纪

初，美国 40% 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如今不到 3% 的人生产了足以养活两亿三千万美国人的食物，而且其中有数百万吨是用于向海外出口的。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饥馑折磨的印度和中国，就在一代人之前还被专家们断定为无可救药，眼下生产出的粮食足以养活这两个国家将近 20 亿人口——即全世界人口总数的 1/3。

医学和农业领域的革命使人类寿命得到了惊人的延长。1900 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47 岁。1980 年为 72 岁。1999 年将达到 75 岁。如果这一增长率以目前这种速度持续下去，下一世纪最后一年出生的人们将可望享有 101 年的寿命。

20 世纪还将被怀念为这样一个时代，在此期间汽车代替了骡马和马车，飞机开始在火车上空翱翔，电话取代了电报，收音机和电影以及电视在通讯领域产生巨大变革。20 世纪还将作为这样一个世纪被载入史册：人类开创了计算机纪元并漫步于月球。

在 1900 年，乘汽船和火车周游世界要花两个多月的时间。在 1950 年，坐一架螺旋桨驱动的飞机做同样的旅行只用 4 天便可完成。在 1980 年，乘一架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只需 24 小时足矣。到 1990 年，那时能够飞出并重返大气层的飞机想必已投入使用，环球旅行所需的时间将会以分钟计算。

在本世纪，主要的新闻媒介从印刷纸发展到广播，后又发展到电视。在过去，一个独裁者要封闭一个国家并控制其臣民获有的信息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时代已不复存在；广播在今天已跨越边界。1999 年前，直接通过卫星

进行电视转播这一步也肯定能做到。

就物质进步而言，20世纪堪称有史以来辉煌之最，但是在政治进步方面，其纪录就令人失望了。

技术革命的最大教训其实很简单：只有人才能解决人制造的难题。技术可以解决物质难题，但是对政治难题却无能为力。下个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停止赞叹和耽溺于我们的技术威力，并且将其付诸工作，以便使我们能够处理仍然存在于——并且将长此以往存在下去——那些笃信两大敌对意识形态无法调和的人们心目中的深刻分歧。

古往今来，尤以20世纪为最甚，人类误解了战争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和它们所达到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H·G·威尔斯写道，“人类历史日益成为一场教育和灾难之间的赛跑。”威尔斯指望单凭知识来建立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他把知识同智慧混淆了。德国人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者之前受到的是最出色的教育，而日本人则是地球上识字率最高的。

伍德罗·威尔逊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消除独裁政治并建立民主可得到保障的世界。但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却是那场战争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用民主取代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独裁。但是它极大地加强了第四个独裁政权——苏联。作为一个核超级大国，莫斯科如今在军事上比柏林、罗马和东京加在一起还强大，并且对自由与和平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这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君主专制政体和殖民主义，但是它们并没有把代议制民主传播到全世界。在20世纪初

期，全世界人口的11%生活在民主制度下，69%生活在君主制度下，69%生活在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今天，世界上只有6%的人口生活在稳定健全的民主制度下。极权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只不过是地下阴谋继续，现在却统治着全世界人口的35%以上。其余的49%生活在非共产党独裁政权或半稳定的专制制度下。在这些国家获得进步的时期，如东欧一些国家实际上却在倒退。五个不可不提及的时期是：随着从前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美国的殖民地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链条的开始。这种发展在西方开明的知识分子中受到热烈的赞赏。但是残酷的事实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状况较之他们在欧洲统治中以及甚至殖民主义最初到来之前还要糟糕。在许多国家，一种新的、更恶劣的殖民主义取代了老的殖民主义。东欧、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19个国家在名义上获得独立，但是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完全受着苏联的统治。总的来说，政治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是负值。20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发展并不是殖民主义的终结或民主的进军，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增长。

在价值方面，20世纪目睹了有关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建立政府的观念的胜利。如果说其还未成为普遍事实的话。这是一种接近普遍的热切愿望。在一些从来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中出现了对于自由选举的要求。这种民主的冲动甚至深刻地影响着独裁政权的自身本质。独裁者在过去宣称统治是他们的权利。今天，大多数独裁者都声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进行统治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共产党独裁政权把它们自己称之为民主共和国。

心悉在1999年，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军事力量和物质方面的进展阻碍了她在发展保持和平的政治技巧和制度以及把我们的技术进展资本化等方面的进步。结束我们的技术技巧和我们旧的、可悲的、落后的政治技巧之间的不相配状况，将是我们在21世纪的任务。

释放原子的能量是20世纪最要命的遗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只拥有3枚原子弹，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今天，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拥有5万枚以上的核武器。其中大多数比毁灭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的威力要大得多。然而，由核武器带来的恐惧感，却使人类在这个世纪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较为普遍的现象却是对她未来的前景持消极态度。某些专家说：这是核战争恐怖那个幽灵造成的一个结果，它正在败坏我们的后代。扭曲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把现代人变成了感情上和心理上的怪物。他们断言，行将来临的人类湮灭使每个人都成了妄想狂。

但是，与发明核武器同样的人类天才亦造出了盘尼西林和航天飞机。某些人空谈技术可以造就的“善”，但是却悲叹它亦能够产生的“恶”。其实，事实上这种对比是想象出来的。核武器的邪恶对我们的困扰是自寻烦恼的无理性的一个例证。真正的那恶是战争。核武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一直是防止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死于由常规武器发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我们必须向这种严酷的现实让步：核武器将不会被废除，在我们有生之年决

不会有一种对付核武器的无懈可击的防御系统；我们还必须学会同这种炸弹一起生活，否则我们的下场将是由于它而死于非命。

核武器不大可能杀死我们。然而，如果核武器的存在妨碍我们处理东西方之间无论炸弹存在与否都会导致战争的政治分歧，那么对于核武器存在所感到的日益困扰便肯定会做到这一点。

20世纪目击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和最伟大的进步。在这100年的岁月里，人类意识到了自己最巨大的破坏力和最伟大的创造力。温斯顿·丘吉尔42年前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市演讲时指出了这种咄咄怪事。他说，“石器时代也许会乘着闪光的科学双翼重演，眼下人类沐浴的无涯物质鸿运也许会导致她的彻底毁灭。”在下个世纪，这些遗产中的哪一个将主宰人类的命运呢？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故而决定哪种遗产最持久的主要责任便落在她的肩上。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责任正是许多美国人不想承担的。按照客观标准，一般美国人从来没有这么好地生活过。他更健康了，吃得更好了，住房条件比以前改善多了。他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挣的钱也更多了。但是他的目的感却减少了。一个世纪以前，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这个国家正在扩张，美国人言必称命定说。^①美国老百姓的潜力受到疾病和欲望的压抑，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毫无束

① 尤指一种认为某一民族扩张其领土系天命所定的历史观。——译注

缚的。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为所欲为，然而我们过于经常地把我们的创造潜力耗费在事后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价值观说三道四上。

除非美国发挥一种核心的国际作用，否则和平与自由便无法幸存下去。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又是一个使许多美国人深感不适的事实。正如安德列·马尔罗曾告诉我的，“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未经尝试便跻身世界列强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们领导自由世界不力，便不会再有自由世界可以领导了。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领导者的任务已经移到美国肩上。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有些人声称，它的不够完善意味着它没有权利发挥世界性作用。但是如果美国撒手不管，场上剩下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将是那个仁义恻隐之心颇为鲜见而道德可靠性甚为令人生疑的国家。

越南的悲剧——并非因为我们派兵于斯，而是因为我们铍羽而归——大大伤害了美国。输掉这场战争是在我们的作战责任终止两年之后这一事实，并没有减轻我们失败的疼痛。它在我们的海外朋友眼中伤害了我们，它在我们的对手眼中贬损了我们。但它造成的最大伤害却是在国内。我们在越南的失败使一个从不习惯失败、一向把战场上的胜利等同于正义的凯旋的国家感到困惑。它鼓励和加强了美国人特性中一向具有的孤立主义倾向。它使我们分道扬镳，使我们之中的一些人错误地坚信，他们的政府曾经置身于一场耻辱的而不是高尚的战争。

一个千五百万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已经削弱了。去去地更森严与更严经过若干年稳健的经济增长。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对国际事务一一在一般涉及美国人的而言一一都是相对孤立的恐怖主义事件。或者是波斯湾的偶发性小型冲突。致使美国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以为形势比8年前有所改善。但是，没有经过逆境磨炼的民族自豪感是虚幻的。对于我们的国际责任缺乏意识的民族自豪感是空洞的。面对我们为之骄傲的事物，竟然缺乏勇于分担重任的动力，这样的民族自豪感是自私的。我们所称之为民族自豪感的恢复常常只不过是自鸣得意、自得其乐、自命不凡罢了。真正的自豪并非来自于回避冲突，而是亲自置身其中，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朋友而战。我们必须在美国人和我们的朋友与海外盟国之中建立对美国持久的信赖，像入侵格林纳达和空袭利比亚那样寥寥几次虽说成功但相对而言无足轻重的军事行动是不够的。地球上几乎没有其它任何地方让人民像在美国这样高枕无忧、安居乐业。我们的强大力量和我们的巨大福祉激励我们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其最终目标是使世界更安全而且更美好。这种为和平与自由的斗争中的风险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武装斗争。如果美国没能挺身而出承担它的全球重任，西方便会输掉，整个世界在下个世纪将会远比在这个世纪要危险和严酷得多。如果我们打算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就必须首先抛弃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幻想。

美国人倾向于相信冲突是反常的，各国人民大同小

异、分歧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完美的和平是可望可效的目标。历史证明各种价值中无论哪一个都不成立。国际冲突多少世纪以来一端一端地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各国在一些基本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历史经历，做为动因的意识形态等等。赛尔福说：“这种差异常常引起冲突。彼此抵触的势力——我们彼此深知这一事实——往往导致争执并最终付诸战争。只有各国接受了存在冲突这一事实，并寻求通过均势来设法消弥，持久的普遍和平时期才会由此产生。”许多高举着标语牌在大街上游行呼吁“和平”与“全球裁军”的人们相信，解决战争危险的唯一办法是由一个国际组织维持的世界秩序。20世纪使许多神话归于破灭，但破灭得最惨的莫过于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世界组织能够带来完美和平的想法。

本世纪的世界秩序中有两个巨大的试验：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者都是悲剧性的失败。在一次敦促美国加入国联的演讲中，伍德罗·威尔逊宣称，“这是对和平的切实保障。这是由诺言构成的用来对付侵略的切实保障。”国联成立之后不到20年，这个世界就陷入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战争。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联合国所持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指出，“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能丧失建立一个国际秩序的希望，它将能维持和平并在各国之间实现持久而更为完美的公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创建以来，先后又有大大小小120次战争爆发。在这些战争中殒命者多达11800万人——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

数总和。

世界上一些最能干的外交官出使联合国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他们可以在那里畅所欲言，做一些无关宏旨的事情。他们真值得我们钦佩和同情。但是美国不能把影响自身利益的事情提交给一个对我们怀有如此重大偏见的机构。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只有6辆坦克的国家，或者6个携带一枚小炸弹的可恶的恐怖主义分子，所拥有的力量便超过堂而皇之煞有介事地聚集在东湖的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驱使世界从善做恶的是权力，没有任何主权国家会把它的任何权力让渡给联合国或其它任何机构——现在不会，而且永远不会。这是国家性质不可改变的一个方面。我们正视这一事实的速度越快，——大国、尤其是那些西方国家的人们越快停止对自己的强大所感到的内疚——，一个建立在各国力量的稳定均势上的真正的国际秩序便会越快实现。

世界和平同国家力量是不可分开的。任何对外政策目标，无论是战略的、地缘政治的、抑或同人权有关的，离开国家力量的运用都无法达到。如果美国领导集团还不致力于这一现实，合众国将失去它作为一支在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力量采取行动的机会，因为它将不复为一支力量。

在我过去40年间周游90个国家所会见的领导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对于驱动世界的巨大力量的理解是广博而颇有独到之处的。我对20年前第一次同他会见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他在自己那间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来回踱着，不时以极富表现